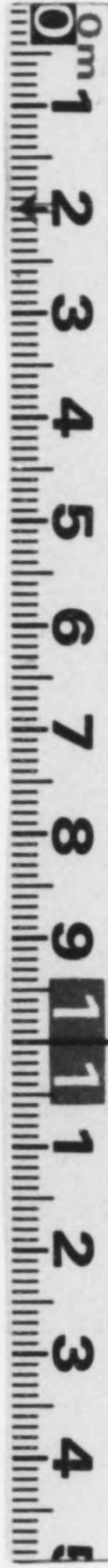


9289
19

朝鮮史料
叢刊第十五

朝鮮賦附錄

朝鮮賦校刊記
董越遺文



始



朝鮮賦校刊記



弁言

本書依嘉靖辛卯太斗南刻本而景印之，斗南識語，本書其友柳灌之所出，而蘇世讓德憑而成之，藏於帶方郡齋者云，帶方郡齋即南原府別號也。校刊今以左記四種爲之。

一、古活字本 京城帝國大學藏

舊奎章閣藏本之一，以鑄字印之，其字樣與治平要覽等相等，疑燕山主時代所印出，蓋內外之孤本也。

二、和刻本 文學博士藤塚鄰氏藏

覆印嘉靖辛卯太斗南本者。

三、豫章本 豫章叢書所收

未知其底本之所出。

四、勝覽本

依新增東國輿地勝覽所收本文，新增勝覽則光海主時代所印出云。

校刊雖專舉各本異同而不及取舍，而古活字本最爲精確，太斗南本次之勝

覽本次之、和刻本次之、豫章本最下者、但古活字本不詳其年代、故姑取太斗南本而用之、閱者諒焉。

朝鮮賦引

弘治元年春、先生圭峯董公、以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奉

詔使朝鮮國、夏五月、歸復使

命、首尾留國中者不旬日、於凡宣布

王命、延見其君臣之暇、詢事察言、將無遺善、餘若往來在道、有得於周爰咨訪者尤多、於是遂罄其所得、參諸平日所聞、據實敷陳、爲使朝鮮賦一通、萬有千言、其所以獻納於

上前者、率皆此意、而士大夫傳誦其成編、莫不嘉嘆、以爲鑿鑿乎可信、而郁郁乎有文也、傳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先生文體有焉、而叔孫穆子所稱、使職如諫、謀度詢、必咨于周者、備見言表、是雖古昔

聖王雅歌所陳、不過是矣、初先生之出祖也、鵬嘗竊附贈言、有模寫山河誦太平之句、蓋深冀先生必有以大鳴

國家之盛、比先生還

朝而鵬守制、未獲與聞述作、茲幸得觀是賦於邑司訓王君本仁所、捧讀數

四、揄揚莫既、本仁敬與余同年、吳大尹德純、爲壽梓以傳、屬引其端、此正

門墻效勤時也，遂不敢以僭陋辭。

弘治三年臘月八日。

賜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門人秦和歐陽鵬拜書。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豫章本引無。

朝鮮賦後序

聖天子紀元之二年，歲在己酉，適天下賓興之期，余忝膺

南京應天府聘，較藝場屋。于時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圭峯董先生，太子贊善東白張先生，寔奉

命總其事。公餘嘗請益左右，而圭峯先生一旦出示此帙曰：此去年春奉使朝鮮之餘功也。余受之，莊誦累日，竊惟朝鮮乃古箕子之後，今茲帙之載衣冠文物之制，親疎貴賤之體，燁然有諸夏之風，而尊崇王室之典，視古丕變，千載遺風，一舉目而可想也。且三代無詞章，而賦學萌於屈宋，成於賈馬，而賈多悲憤之詞，馬之長揚羽獵諸作，亦多矜誇張大之態。求如此帙之溫厚典則，可以駕爾風而變爾雅，則無之。蓋子真子之言，與涉無公之論不同，信今而傳後，其文當如是也。請歸壽梓以傳，俾海內之士亦以知我國家混一區宇百餘年來，華夷一道，而文明之化，無遠弗屆，先生之盡心王室，敷張輿圖之盛，因是而不朽云。

弘治庚戌菊月九日，吉安府泰和縣幼學訓導舉人桂林王政書。

古活字本同，和刻本于時右春坊，作于右春坊，勝覽本豫章本無此文。

朝鮮賦

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寧都董越撰
賜進士文林郎知泰和縣事石埭吳必顯刊行
吉安府泰和縣儒學訓導桂林王政校刊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豫章本，作明寧都董越撰。勝覽本，作大明董越朝鮮賦。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予使朝鮮經行其地者，浹月有奇，凡山川風俗人情物態，日有得於周覽，諮詢者，遇夜輒以片楮記之，納諸巾筒。

豫章本，輒作則。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

然得此遺彼者，尙多。竣事道遑，息肩公署者七日，以東八站兼程之苦，且欲爲從者浣衣故爾。

豫章本，尙多，作甚多。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

乃獲參訂於同事黃門王君漢英所紀，凡無關使事者悉去之，猶未能底於簡約，意蓋主於直言敷事，誠不自覺其辭之繁且蕪也。賦曰：

豫章本，底於簡約，作歸於簡約。豫章本繁且蕪，作繁且兼。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

本此文無

隱彼東國

朝家外藩西限鴨江東接桑暎天地殆其南戶鞞鞞爲其北門其國東南皆際海西北爲建州正北

爲毛傳八道星分京畿獨尊翼以忠清慶尙黃海江原義取永安意在固垣

平安地稍瘠薄全羅物最富繁京畿忠清慶尙黃海江原永安全羅皆道名平其袤

也道里二千延則加倍其國東西二千里南視古也國封三四今則獨存新羅百濟

今皆爲蓋惟不蹈前人之覆轍所以獨蒙昭代之深恩也詔許建邦自爲

聲教本朝洪武二年高麗國王王禕表賀曰詩曰書視庠視校士窮則辟蠹離蟲官

達則搏鵬變豹卯酉年會試殿試亦辰戌丑未年農勤稼穡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 豫章本王顯作王顯 鄉試以下作鄉試以子午卯酉會試以

辰戌丑未年殿試亦然

技習工巧官多倭則給田刑不以宮蓋乃荷校閭閻皆非宮刑惟取幼時傷疾

輕貸此事以詢諸三賀遷一以粟布隨居積以爲贏用使盡禁金銀四通事所言皆合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 豫章本閭閻皆非宮刑作閭官皆非人 盜賊則不輕貸作盜

賊決不輕貸 此事作凡事

雖鋪鉢而亦較民間不許儲分文金銀以積粟布之多者爲富

和刻本同 古活字本勝覽本 豫章本貧官作貧官 豫章本一以作亦以

田賦以結代畝牛耕四日者乃輪四斗之租盡一牛之力耕四士養以類定員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 豫章本田賦以結代畝作田賦結以代畝 士養以類作士類

養以

身寄二齋者皆食二時之稍成均館常養五百人每三歲以明經取者謂之生員以詩賦

北不敢名尊 朝廷也生員進士居上齋外學居下齋生員進士須殿試中

者乃謂之式年乃入官否則仍養於成均館式年每三歲止取三十三人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 豫章本南中東西四學作南中西東四學 乃謂之式年作乃

官非三品綺繡不得文身小官皆服袖布不服紵絲其布之深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 豫章本袖布作綢布 乃用之作乃服之

其最可道者國有八十之老則男女皆錫燕以覃其恩每歲季秋王燕八十之老人

子有三年之喪雖奴僕亦許行以成其孝國俗喪必三年且尙廬墓願行三年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 豫章本錫燕作錫宴 王燕作王宴 妃燕作妃宴 國俗喪

必三年，作國俗表三年。

王都設歸厚之置儲棺槨，以濟乎貧窮。其國棺槨多用松，然自一路視之，中材者似少，故王都設署便之。鄉飲嚴揚禪之文，秩豆籩以戒其喧闐。文與華同，惟改朝，延二字為國家。

古活字本，勝覽本同。和刻本，王都作工都。豫章本，棺槨多用松，作棺槨俱用松。豆籩作蓬豆。

子出再醮者，雖多學，亦不得齒於士流。俗恥再嫁，再嫁所生及失行婦，女之子皆不許入士流，登仕版。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俗恥再嫁，再嫁所生，作俗恥再嫁所生。

門第最重簪纓，世列兩班者，或匪葬，則皆不為之禮貌。以先世晉兼文武官者，謂之習技藝，或所行不善，則國人皆非之。至若家不許藏博具，問子弟皆不許習。祭則皆立家廟，大夫乃祭三代，士庶則止祖考，此皆自箕子而流其風韻，而亦視中國為之則倣也。已

皆見前件使吏曹判書許瑛具到風俗帖。凡為城郭，皆枕高山，間出岡麓，亦視彎環。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士庶則止祖考，作士庶則止祭祖考。倣也作効也。吏曹判書，作吏曹伴使。

大者則聳飛飛之雉堞，小者亦雄屹屹之豹闕，蓋自義順而歷宣川。義順，館名，在東岸，江即華夷界限。宣川，郡名，在義東州。其間雖有龍虎，山名，龍川。熊骨，山名，鐵山。之蟻航，惟郭山更凌乎

香漢。郭山，郡名，其城在山巔，志書名凌漢城。又自新安，館名，在定州，前有樓。而渡大定，江名，在博川郡，即古朱蒙南奔至此，魚鱗成橋處，又名博川江。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志書作誌書。成橋處又名，作成橋處又即名。

其山雖有天馬，山名，定州鎮山。鳳頭之窠巢，鳳頭，即嘉山郡鎮山，自鴨綠東行，惟嘉山嶺最高，其嶺有日曉星日望海，皆為使節所經之處。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窠巢，作窠巢。

安州又倚乎潺湲，安州，城下，歐羅水，上有百祥樓，即隋備伐高麗時敗績處，又名清川江，城內有安興館。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安州，城下，歐羅水，作安州城下，歐羅水。

郡肅川而邑順安，勢皆不於原野，樓肅寧。肅寧，館名，前有樓。而館安定，館名，屬順安縣。地乃稍就寬間，惟彼西京地最夷曠，隨勢命名，是曰平壤，爰自有國，已高築臨水之維城，曾幾何時，又近移北山之疊嶂也。平壤，城最古，箕子初封時，已有之，至高句麗，又稱其不滿所逐，徙都馬韓之地，今無後焉。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疊嶂，作疊障。後傳至東漢，作後傳至漢。徙都馬韓之地，作徙居馬韓之地。

惟此近郭，土則黏埴，形存畎澗溝塗，舊城內箕子所畫井田形制，尙有存者，如直路之類是也。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舊城內箕子所畫，作舊城箕子所畫。

樹宜禾麻菽麥，厥草乃蕪，厥木乃喬，至此乃有高柳，如中國者，葉有鳴蜩，草有秀麥。

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乃燕作乃廉和刻本同

浮碧樓下瞰浪水之滔滔大同江即古之浪水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浮碧樓下瞰作浮碧池下瞰

麒麟尚餘乎石窟麒麟石在浮碧樓下世傳東明王乘麒麟馬入此窟從地中出朝天石上昇今馬跡尚存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石上昇作石上升

駝羊半棄於山腰舊時石馬銅駝皆在荆棘殿餘故址松假危橋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皆在荆棘作皆存荆棘松假危橋作松假危橋

孔庭設像皆冕而裳亦有青衿濟濟道旁軟羅巾幘帶飄且揚

古活字本同和刻本勝覽本豫章本揚作揚豫章本旁作傍

候則鞠躬進則趨跽生徒皆戴軟羅巾垂一帶青衿彩足穿失頭方底皮鞋有袖

和刻本勝覽本同古活字本則趨跽作則趨跽豫章本則鞠躬作則躬身生徒皆戴作生徒皆帶

題曰朝鮮後代始祖蓋尊檀君為其建邦啓土宜以箕子為其繼世傳緒也檀君

帝堯甲辰年開國于此後入九月山不知所終國人世立廟祀之者以其初開國也今廟在箕子祠東有木主題曰朝鮮始祖檀君位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甲辰年開國作甲辰年間國

維城乾隅箕子墓在城西北隅之隅山去城不半里山勢甚高有兩翁仲如唐巾裾點以爛斑之苔蘚如衣錦繡之文襦左右列以跪乳之石羊碑碣馱以昂首之龜趺為圓亭以設拜位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碑碣馱作碑碣馱

其報本之意雖隆而備物之禮亦疏也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備物之禮作備物之以禮

大同既渡山漸崔嵬生陽館名載臨路更迂廻遺營壘於松陰若古塚之崇崇相傳為唐時征高麗時營壘然參差大小無序絕類冀州予初道冀時嘗疑焉詢一老卒云是唐王征東時遺糧堆謂其下皆著土上以米覆之如檀道濟量沙唱籌之類意此地之營壘亦此類也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嘗疑焉作常疑焉如檀道濟量沙唱籌之類作如檀道濟唱籌量沙之類亦此類也作亦此意也

望波濤於海上識洪量之恢恢地屬黃海道其北皆山其南臨海成佛嶺名雄關棄石磊磊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佛嶺作佛嶺

北接慈悲嶺名南臨渤海在前元則畫此為界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渤海作渤海

至國朝乃示以無外也成佛嶺北枕山南枕海山嶺睥睨高出雲表一關口棄舊時所伐鐵城方石數堆詢之一通事云其北即慈悲嶺元時畫此為界此即其關口若然則自鴨綠江東抵平壤皆為內地而朝鮮所統之八道已去其延津江劍水名鳳

山州龍泉館名環翠羣飛環翠樓名在鳳山州館內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棄舊時作棄舊城。自鴨綠江東抵平壤作自鴨綠江抵平壤東。皆爲內地作皆爲界地。

葱秀雲連山壁立臨水舊名聰秀寶山瑞騰金巖溜穿寶山金巖皆館名屬平山府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臨水舊名作臨水演變拔秀麗舊名。豫章本葱秀作葱秀金巖作金巖。屬平山府作平山府屬。

聖居松嶽天魔朴淵聖居松嶽天魔皆山名朴淵山嶽名松岳即其嶺山聖居天魔來自東而低如侍者狀常護燈雲味爲可愛予嘗有詩

和刻本同。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煙雲味爲可愛作煙雲殊爲可愛豫章本煙雲作煙霞有蟠龍舊隴出乎東阡東有陵墓即今國王李氏先隴神物於靈湫掛瀑布於長川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東有陵墓作東有陵墓。

山頂有龍湫瀑布相傳王氏都此時遇旱王自往禱不應有道士術者能出水而啓王杖之去其數鱗今鱗仍收其國庫中通事李義開城人嘗爲予道此且欲啓王出鱗予觀予以爲無益遂止之

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龍出水而啓作龍出水而啓。和刻本長川作長州。豫章本有術者作有道德者。其數鱗今鱗仍收其國庫作其數鱗仍收其國庫。

閭閻萬井禾稼百廩官署亦限堂屬之尊卑廟學亦嚴像設於聖賢今郡學即學即王氏時成

芹浮香於泮水芸辟蠹於遺編春風酒旆夜月管絃其民物庶蕃固非諸州之可儼而風氣固密亦非西京之可肩蓋王氏王此者踰四百年至瑤昏迷始權知國事於李氏而名高麗統此者易三四姓及且得國乃請復舊號於朝鮮也

古活字本和刻本豫章本同。勝覽本及且作及我太祖諱。

本朝洪武廿五年高麗國王王瑤昏迷多殺失衆心國人乃其推門下侍郎李成桂權知國事遣其國知密直司事趙胖來請命後成桂更名且且以易國號上請。

和刻本同。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國人乃其推門下作國人乃其推門下。勝覽本門下侍郎李成桂作門下侍郎李我太祖舊諱。成桂更名且作我太祖舊諱更名今諱。豫章本知密直司事趙胖作知密直司事趙胖。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最美且最久。謂改曰臨津濟渡。臨津江名。坡州爰止。朝鮮既得命遂遷都今漢城府以此爲留都云。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謂改曰作謂曰。坡州爰止作坡州爰以。

遙瞻漢城高騰佳氣乃經碧蹄名乃躡弘濟樓是爲王京屹立東鄙奠以三角之嵯峨三角山即王京之巔山勢最高王宮在蔭以萬松之蒼翠北聯千仞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如錫商作鉅商。豫章本蕞業作蕞業。蒼翠北聯千仞作蒼翠(缺字)千仞。

豈止壓千軍西望一關路止可容一騎自弘濟樓東行不半里天造一關北接三角南接南山中通一騎險莫加焉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自弘濟樓作自弘樓。北接三角，作北(缺)三角。

山園郭外，矯然翔鳳之覽輝。東望諸山，勢皆環拱。沙積松根，皜乎積雪之初霽。

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同。和刻本，勢皆環拱，作勢皆環(缺)。

皆白而微積，慕華館設於坤麓，崇禮門正乎離位。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皆白，作皆白。微積，作微積。

慕華館去城八里，中爲殿，前爲門，凡詔一以憩周爰之皇華，一以迓會同之文軌。詔

至也。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崇禮其國，作崇禮王國。迓會同之文軌，詔至也，作迓

會同之詔至也。

臣則善裾鶴侍，巷陌盡爲老倪所擁塞，樓臺盡爲文繡所衣被。街巷人家，皆如頡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盡爲老倪所擁塞，作盡爲旄倪所擁塞。掛畫作掛(缺)。

樂聲也。若緩以擘，虞設也。亦華以麗，沈檀噴曉日之烟霧，桃李艷東風之羅綺。

駢圖動車馬之音，曼衍出魚龍之戲。以下皆音陳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東風之羅綺，作東風之綺羅。豫章本，樂聲也，作樂樂也。曉

日之烟霧，作曉日之烟霧。艷東風之羅綺，作豔東風之羅綺。

人兩肩立
二童子舞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立二童子，作立兩童子。

長風何有鹽車之驥，沿百素輕若凌波仙子，躡獨趨驚見跳梁山鬼。

和刻本同。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沿百素，作沿百素。豫章本，跳梁，作橋梁。

蓋自黃海西京，兩見其陳率舞，而皆不若此之善且美也。平壤黃州，皆設鰲山棚，陳

太平有館。在崇禮門內，中爲殿，前爲重門，後

古活字本和刻本豫章本同。勝覽本，前爲重門，作前爲殿門。豫章本，皆設鰲山棚，作皆設

鰲山綵棚。惟王京爲勝，作惟王京之勝。

鐘鼓有樓。在城內四達之街，甚高大。乞乞國中，言言道周，以燕以息，以遊以遊。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在城內，作在城西。以燕，作以宴。

雞鳴則候問安之使。每日早王遣其國一宰相，二承旨問安。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豫章本，每日早，作每日早。豫章本，一承旨問安，作一承旨來問安。

蓋敬主必及乎使，而爲禮不得不優也。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主必及乎，作主以及乎。

其塗皆丹。國無銀錢，以丹代之，桐油亦無。其覆皆甌。門廡便殿，皆用甌瓦。門三重則殺杯螺之焜耀。

前門曰光化，二門曰弘禮，三門曰勤政，止用金釘及環。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桐油亦無，作桐油亦然，門廳便殿，作門廳使殿。

殿居中乃有琉璃之青葱，惟正殿曰勤政者，用綵琉璃餘皆不用。

和刻本同，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用綠琉璃，作用綠琉璃，豫章本，青葱，作青葱。

級皆畫麻石，綉，綺疏準八窓之玲瓏，殿東西壁皆設腰隔子，拜詔時皆以鈎懸之。

其陟上以席覆之，和刻本同，古活字本畫麻，作畫麻，其陟上，作甚礎上，勝覽本，畫麻，作畫麻，其陟上，作甚礎上，豫章本，畫麻，作粗麻，其陟上，作甚礎上，腰隔子，作腰隔子，以鈎懸之，作以鈎懸之也。

別構乎離宮，勳政，仁政二殿，皆各為門，大抵皆不擇乎平墻以為基，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為山所限隔故也，作為山所隔故也。

而惟視氣勢以為雄也。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氣勢，作地勢，詔至殿庭，王則僂僂，世子陪臣左右夾輔，展軒懸於階墀，列障幕於庭宇，殿前內，皆設白布幕，仗齊一於千鹵，樂作止於祝園，及殿前以色尙白故也。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展軒懸，作展軒懸，障幕，作障幕，障幕，作障幕，障幕，作障幕。

幕，於千鹵，作於千鹵，祝園，作祝園。

雖音聲之不可通，而禮儀亦在所取，禮一準於華，加三上香三叩，頭，山呼時則侍衛皆拱手應。

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同，和刻本，加三上香，作如三上香。

乃叙東西，乃分賓主，宣，詔畢，引禮引天使，降自中階，東至幕次，俟王易服，乃引天使，由中階，東階，殿引王由中階，西階，殿，天使居東西向，王居西東向，再拜序坐。

王之位對副使，稍下半席。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乃叙東西乃分賓主，作乃分東西乃為賓主，自中階，作自中階，由中階東階，作由中階東升。

方交拜以成禮，遂假譯以傳語。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以傳語，作以通語。

冀遙祝升之皇祐。

古活字本和刻本豫章本同，勝覽本，皇祐，作皇祐。

子二人，乃答云，朝廷以東國素秉忠敬，故恩典視他國不同，又舉手加額，連稱難報，語畢，送予二人，出弘禮門，俟乘輦，乃退，予二人，歸至太平館，諸陪臣以次見畢，王隨來設燕，候於館門外。

執事者，報予二人出迎，乃揖讓入，至庭交揖，序坐，酒獻酬，將卒，爵，乃領二譯者，使言曰，詩經有云，隰桑有阿，其葉有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我得見二位大人，心中懽喜不盡。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設燕，作設宴，至庭交揖，作至庭交拜，序坐，作序立。

將卒侍，作則卒侍，乃領二譯者，作而領二譯者。

乃云春秋之禮，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期二位大人，是何等地位，皆天子近臣，今日遠臨小邦，豈敢不讓，又微笑謂二譯者曰：汝不曉近臣謂何，乃是皇帝臨前，行走的予二人亦笑答譯者云：素聞王讀書好禮，今得見果然，又拱手速稱惶恐，惶恐。

古活字本：勝覽本，微笑，作微笑，和刻本同。豫章本：是何等地位，作是何。

門廡殿庭皆蹈以席，賓主座分則加以襲，彼章數則虬並偃而戢鱗，此織文則鳳雙飛而展翼，三席執事恒卷，以交拜時各設之。食器也，間用金銀銅瓷，品物也，率多海陸珍奇，主獻賓一以華禮，賓酢主亦用燕儀。

古活字本：恒卷以交拜時，作恒卷以次交拜時，和刻本：恒卷以交拜時，作恒卷以交拜，勝覽本：恒卷以交拜時，作恒卷以隨交拜時，豫章本：三席執事恒卷以交拜時，作三席執恒卷以隨，交拜時各設之，作特設之。

羅蜜餌數至五重，梨盤堆大可尺圍，每器皆範銀銅為闌干，而綴以綠珠之絡，索其上皆翦羅綺為花葉，而舞以彩鳳之禮徒。

古活字本同，和刻本：繁盤堆，作潔盤堆，豫章本：其上皆翦羅綺，作其工皆翦羅綺。

其列五重，皆不用果實，以蜜和麪，方員餅，其油煎之，傾挫，周遺玲瓏，疊累高大，至尺許，飾以白銀，或白銅，八角闌干，綴以綠珠之網，其上翦羅綺，為四花葉，又翦紅羅為四花瓣，每瓣周遺以白銅，小釘綴之，如華之珍珠花樣，其頂上乃以銅線，纏五線，為飛鳳，孔雀或飛仙，窠其尾，展其翅，首皆俯而向賓，至送折翅則除之。

勝覽本：以蜜和麪，作以蜜手麪，古活字本：勝覽本：華之珍珠，作華之珍珠，和刻本：花瓣，作

花辨，豫章本：方員餅，作方圓餅，翦羅綺，作翦綠羅，又翦紅羅為四花瓣，作翦紅羅，又為，

如華之珍珠，作如華之缺，窠其尾，作窠上其尾。

豆簋取美觀瞻，則以前大後小為序，陳列取宜，嚮背，則以外高內低為差，其按

橫列每間，肴羞以糝食，亦能為華之米，雜醴醢以醬醢，酒則醴醢以秬，不用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肴羞，作殺羞，雜醴醢以醬醢，作雜醴醢以醬缺。

雖從事之出青州者，殆未能與之優劣，色香溢筯，而督郵之出平原者，遠不敢望其藩籬，酒味絕類山東之秋露，白香亦同。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出青州者，殆未能，作出青州者，近殆未能，遠不敢望，

作遠則不敢望，香亦同，作香亦同之。

按排一字，中覆以綃，一字橫列之，按，惟中一按，以紅，左右翼三，皆陳餽牢，近坐一筵

俟，即席，王乃自舉，初即席，見所設坐椅，離案三尺餘，莫曉所以，及見王自舉一按而來，乃知其自欲申敬，故然。

古活字本：勝覽本同，和刻本：豫章本：按，作按。

充盤諸餽，遇當割，臣必親操，餽有牛羊豕，四品皆熟之，最後一按，乃實大饅頭一盤，上以小饅頭，如胡，堯大殊可口。

古活字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皆熟之、作皆屬之。一椀乃實大饅頭一盤、作一案乃寬大饅頭。

示特殺則牲皆獻心、取肥甘則賜三實、羊背肉之上、貫羊腸、三實以炙及諸果、續獻則先同姓封君、其同宗之賢者皆封君、總謂之王臣、其羣臣、次乃以及政府六曹、獻時王必出席、湯一進、必以五碗為數、王不自進、惟此禮與華不同。

古活字本、與華不同、作與革不同。和刻本、羊背肉作羊醬肉。勝覽本、中實以炙及諸果作中實以炙及諸果。豫章本、其同宗、作其同姓。其羣臣、作其郡臣。以五椀、作以五碗。

器累疊、不以盈尺為高、其食案甚小、燔炙之進既多、則累而疊之。几案不容、則徹於蹈藉之席、看產與湯容處、以几案上者、徹置席、腥膻既飲、乃進以澗泚之毛、從官皆鵠侍於中外。

和刻本、勝覽本同。古活字本、累而疊之、作累而華之。豫章本、以几案上者、作以足案上者。腥膻既飲、作腥膻即飲。

關譯則俯伏於周遭、關者皆為烏紗帽黑角帶、俯伏捧王坐椅之足、通事承旨、則左右俯伏、以何傳言、予二人坐後、通事亦俯伏、但無關者。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關者皆為烏紗帽、作關者皆、缺烏帽。俯伏捧、作俯伏奉。

一燕仁政也、誠益至而力益勞、太平館初燕為下馬燕、再燕為正燕、三燕為上馬宴、仁政殿之燕、則名私燕也、初疑此禮似未當、欲與議更張、及至乃知、太平、慕華二館、其制皆殿、專為迎天語而設、無事時、王則不造、及觀其每來設燕、必先於館門外小殿、候候乃入、乃知不必更張。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上馬宴、作上馬燕。初疑、作初擬。似未當、作以未當。設燕、作設宴、不必更張、作不必更張也。

比予竣事東歸、過車言邁、王則先出慕華、列燕以待、語益丁寧而不厭、禮益勤渠而匪懈、荷脩爵之無算、辱善言之至再、至誦軻書之重內、繆許子黨為皆能、及引晏子之贈言、自慊其才之不逮、意蓋將贈予以詩句、惜不為予黨所解也、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列燕、作設燕。引晏子之贈言、作引老氏之贈言。惜不為、作惜未為。

是日、王以予二人屢卻其饋、乃假譯者道意云、自我祖宗來、凡天使遠臨、皆有微物將意、今看二位大人如此、我皇恐再不敢言矣、但我聞得古人云、仁者贈人以言、不仁者乃贈人以金、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我皇恐、作我惶恐。不敢言矣、作不敢言也。

我即不能為言、徒以微物濟濟、心中甚惶恐、我又曾記得、孟子有云、古之人備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二位大人、貞信天爵者、此回必蒙殊恩、此便是我贈言、予二人亦以荷王愛、我以德答之、
豫章本、我即不能為言、作我即不得為。古活字本、大人、貞信天爵者、作大人、貞信天爵者。和刻本、予二人亦、作予二人亦。勝覽本、心中甚惶恐、作心中甚皇恐。我又曾記得、作我又曾記得。貞信天爵、作貞信天爵。豫章本、貞信天爵、作貞信天爵。

予飲末醕、乃領譯者曰、請盡此一杯、明日蓋有天淵之隔矣、譯者乃誤以天淵為天遠、予二人解其語、而為之申說、王乃笑、乃送出門、又出酒勸復有遠別千里之言、譯者又誤傳遠別為永訣、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領譯者曰、請盡此一杯、作領譯者請盡此一杯。豫章本、明日

蓋有天淵之隔矣。作明日蓋有天淵之隔也。王乃笑乃送。作王乃笑及送。出門又出酒。作出門王出酒。譯者又誤傳遠為永訣。作譯者又誤以遠別無永訣。

蓋張有誠善華言。而小讀書。李承旨讀書。而不熟華語。每觀其傳言。至汗發而猶未達。殊可笑。是夜宿碧蹄館。聞許吏曹談王善作詩。始悟其意。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蓋張有誠。作蓋張有。善華言。作華語。

生員進士居者曰上齋。升學居者曰下齋。生員即三歲以明經取者。進士即以詩賦取者。升學即民間俊秀也。又謂之寄齋。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又謂之寄齋。作又謂之寄齋。

則在乎祭不像設。以瀆亂。徒有進造。為朋儕也。畿內之景。漢江為勝。樓高礙雲。水碧浮鏡。渡有楊花。物亦繁盛。萃八道之運餉。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祭不像設。作祭不設像。水碧浮鏡。作水碧流鏡。

為一國之襟領。最高亭俯瞰長干。百濟國接聯舊境。予嘗為之放舟倚馬。為一日之遊。彼亦自慶其樂事。賞心。出百年之幸也。達巷通衢。正直無曲。截然蒼阿。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一國之襟領。作一國之(缺)領。接聯舊境。作接連舊境。

為一日之遊。作為一日之遊。彼亦自慶其樂事。作彼亦自慶其樂事。達巷通衢。作達巷通衢。蒼阿。作蒼阿。

巋然華屋。百家則出高墻。以隔風火。每堂皆穿北牖。以避炎煥。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以避炎煥。作以避炎煥。

其通衢兩邊皆官。窺覆以瓦。分授居民。其外。官府之署。制亦不殊。皆有堂寢。皆仿廉

隅。樓翼欄楯。

和刻本同。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覆以瓦。作覆以瓦。豫章本。內其室。屋乃有不同

者。作內其室。乃有不同者。皆仿廉隅。作皆仿廉隅。樓翼。作樓翼。欄。作欄。楯。作楯。

梁冒侏儒。館傳壁間。盡塗以水墨。不工之畫。戶牖合處。皆寫以混沌初分之圖。此則未必盡然。予但據所見。而直書也。貧壁編籬。索綯以完。其上則覆以茅茨。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其上則覆。作其上則(缺)。

其壁取荆棒之類。直豎而不編。以草繩約之。繩約處。如網罟之目。每有荆棘反出。簷端者。有

棟字。僅如困盤者。

古活字本同。和刻本。每一日。作每一月。豫章本。取荆棒之類。作取荆棒之屬。如網罟之

目。作如網罟之目。以一泥丸。作以泥一丸。簷端。作簷端。

此比鳳皇。雖不足千仞之舉。而視鷓鴣。亦可託一枝之安也。富則陶瓦皆甌。而庶序之翼。東西者。棟反聳出於南北。塗墜皆土。而堂寢之位。前後者。脊反低下

於中間。堂寢皆一間。庶序乃反三間。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豫章本、鳳皇、作鳳凰，亦可託，作亦可託。堂觀皆一間，作堂觀皆（缺）間。

其門雖皆南向，然不自中開，皆就東廡之棟，南向以開，以基多高，故須柳升其西，東西者亦然。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其門雖皆南向，作其間雖皆南向，以基多高，作塞多高。

地則皆畏下濕之沾，鋪板以隔，若跌坐則皆藉以茅菅，蒲團，以布帛爲一大枕，中塞以草，爲坐者所依凭，官府則以蒲花坐爲蒲團，其制亦方，以綠色絛絲蒙草枕，行人則人負以隨。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以綠色絛絲，作以綠色紵絲。豫章本，須柳升，作須柳行，綠色絛絲，作綠色絛絲。行人則人負以隨，作行人負之。

有至老村民而不一沾豕味者，有偶沾燕賜而卽夢踏菜園者，官府乃有羊豕。

古活字本、勝覽本同。和刻本、豫章本、夢踏菜園者，作夢踏菜園者。

與夫貧則皆葬山椒，貴乃卜宅郊原，自平安黃海，一路望山嶺，如脾，視列者皆墳也，貴者乃擇形勢，有華表，石羊之類，然亦不見樹碑。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葬山椒，作葬山林，望山嶺，作望山嶺。

人露總環，以分貴賤，其國總髮之網巾，皆結以馬尾，以環定品級，一品玉，童留胎髮，不

間後先，有市孩提而髮已垂肩者，有歲六七而角總卵然者。

古活字本、勝覽本同。和刻本、銅蚌之類，作銅蚌之類。豫章本，類而已，作類而已矣。角總卵然，作角總依然。

民戴草帽，額皆垂珠，頂或圓方，色皆黑，曠與皂則穿四葉青衫，頂加插羽，庸人則衣數重麻布，步曳長裾，惡諠譁則銜枚道路，止衝突則曳杖庭除，皂隸四葉之身者，亦戴大帽，穿黃色土布，員領繫，但不插羽。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額，作領，色皆黑，曠，作色皆黑，曠。則銜枚，作則銜枚，平安黃海二道，作平安黃海一道。

屨制以皮，雖泥行亦所不恤，襪縛於袴，縱水涉亦所不拘，衣皆素白，而布縷多，瓮裳則離披而襞積亦疏。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亦所不恤，襪，作亦所不恤，襪。豫章本，屨制，作屨制，亦所不恤，襪，作亦所不恤，襪。布縷多，縷，作縷多，縷。襞積，作襞積。

且俯且行，有如龜曝，其俗男子，尊有命，則且蹲且進，有若龜趨，其俗見人以蹲，龜趨，敬，有召命，亦蹲龜趨，通而人必三八，乃舉一輿，行不一舍，又易百夫，蓋於重，皆不能以肩任，宜於此皆以手舉扶也。

古活字本同。和刻本，不能以肩任，宜於此，作不能以肩任於此。勝覽本、豫章本，有若龜趨。

作有若龜趨。豫章本有如龜趨。作有如龜缺。亦時趨趨進作亦時趨趨進。人必三八。作

一舉前後通用二十四人扶翼者又在後其與如華之交持而足短左右夾長二杠亦與華制同。就座下設一橫木出其兩端長可六七尺前後又設二橫木長與座下橫木同欲舉時以紅蘇布。就橫木兩端繞之。人但以布着肩以手舉扶而行又於與之中間從後至前直施長蘇布二幅分着人之兩肩如馬之駕轅狀取其不偏出其餘令十數人前拽之。

和刻本同。古活字本一舉作一與。勝覽本一舉作一與。在外其與作在外其與。豫章本一舉作一與。如華之交持作如華校持。與華制同作與華制相同。出其兩端長可六七尺前後又設二橫木長與座下橫木同作長於坐下橫木同。欲舉時作都舉時。橫木兩端繞之作橫木連之。直施長蘇布作直施前輪布。前拽之作前曳。

女鬢掩耳不見佩璫首戴白圈直壓眉眶。自開城府至王京富貴者而乃蔽以黑縹。富貴家女婦首戴一匡如大帽。縹垂黑縹。貧賤者脛不掩於素裳有位而尊乃許乘輿出入無位雖富止許約馬超驪。二句出許史曹所具風俗帖中。襪履布韋皆縱而不束。履賤者牛皮。縹多用布。四通事說皆同。

古活字本勝覽本和刻本。縹多用布作縹多白布。豫章本女鬢作女鬢。佩璫作佩當。首戴白圈作首戴白(缺)。富貴家女婦作富貴家婦女。戴一匡作戴一篋。脛不掩作頸不掩。止許約馬超驪作亦許(缺)。許史曹所具風俗帖中作許史曹所出風俗帖中。

有事則以首戴為常有頂盂水而手不扶匡者有戴斛米而步亦趨踰者。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有事則以首戴作有事則以(缺)。步亦趨踰者作步(缺)趨踰。

此則自所見而略陳其未見則莫得而詳也若夫所謂川浴同男郵役皆媼始則甚駭於傳聞今則乃已更張。

古活字本勝覽本同。和刻本駭於傳聞作駭於傳聞。豫章本自所見作目所見。聖化之所沾濡有如漢廣之不可方也歟。予未使其國時皆傳其俗以媼媼供事館驛官吏婦人則執器於驛外之別室相傳此俗自景泰中其國王球製封以後變之遼東韓副愬兵賦所談也川浴事出舊志今亦變。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其國王球製封作其國王我。世祖諱。豫章本製封作封製。禽多雉鳩雀鷓鴣多麋鹿麋鹿。鹿如鹿一角肉錯則昆布海衣蠟房車熬。昆布如櫻菜如紫魚則錦紋飾項重唇八稍。錦紋似鱗而身圓飾項如鱗但見乾者王遣人送牢禮及菜而大魚則錦紋飾項重唇八稍。途間設燕皆有之重唇如華之赤眼鯽唇如馬鼻肉甚美其子如石首魚子細而且多八稍即江浙之望湖味頗不佳大者長四五尺。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車熬作車熬。豫章本車熬作車熬。昆布如櫻菜作昆布如櫻菜。飾項作飾項。錦紋似鱗作錦紋似鱗。而身圓作如身圓。飾項如鱗作飾項如鱗。送牢禮作送禮。皆有之重唇如華之赤眼鯽作(缺)。唇如馬鼻肉甚美其子如石首魚子細。

而且多八稍即江浙之望湖作缺湖。大者長四五尺，作丈者長四五尺。鯉、鯽隨川澤，皆可以樸。清川太定，臨津、漢江諸水，皆有之。鯽有長尺餘者。鶴雀在庭院，多見有巢，似蛤決明，味獨甘於海錯。石決明即入藥者，其肉外附殼，內附石，一名鱸魚，殼沿邊有孔，生海中。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多見有巢，作多有見巢。決明，作厥明。鱸魚，作復魚。如拳紫蕨，美獨勝於山肴。蕨有青紫二色，與華之所出者同。土人不善採，凡採時，必以錐掘地去土，就根割之。予授許史曹，以採法喜甚。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紫蕨，美獨，作紫蕨，獨美，去土，作出土。

至若異產川陸，分馥蘭皋，則筆管、酢漿、筆管，食苗味滑而甘，未識其葉，或云即紫芹。白蒿，王都及開城人，水蓼之芽，當歸之苗，松膚之餌，山參之糕，而蠶者，和稗米搗之，為糕。山參，非入藥者，其長如指，狀如蘿蔔，遼人謂之山蘿蔔，亦取和稗米搗之。蕨，為餅餌，又三月三日，取艾葉，雜稻米粉，蒸為糕，謂之艾糕，其粘色白而味香。皆可為菹，皆以薦醪。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分馥，作分腹。紫芹，作紫蒨。皆植芹，作皆植荷。山參之糕，作山參之膏。遼人謂之山蘿蔔，作缺。蒸為糕，謂之艾糕，作蒸謂之艾糕。

果則梨、栗、棗、柿、榛、松、杏、桃、柑、橘、梅、李、石榴、葡萄。梨、棗、柿、梅、李、石榴、葡萄，最多在在之。相橘則全羅道所出。

古活字本同。和刻本，勝覽本，豫章本，梨、棗、柿、梅、李、石榴、葡萄，最多在在之。豫章本，全羅道所出，作全羅道出之。

皮則虎豹、麋鹿、狐貉、獬豸。土人名，貂為獬，貓皮則不識。取以為文茵，重裘，矢服，弓囊，花則薔薇、

躑躅、芍藥、牡丹、餘蘂、丁香、雀眉、山礬。二月方中，櫻桃盡放，季春未晦，郁李皆殘。予三月十八日，自其國啓行，時棠梨花落殆盡，又行數日，過鴨綠江，始見有初開者，蓋其國漸近東南地暖故也。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予三月十八日，作予三月中八日。豫章本，文茵，作文潤。餘，作醜。山礬，作山礬。

草多蒼蔚、蒙茸、樹多輪、困、屈、蟠。以山多沙，石故也。亦有老松，其堅如栢，人取為明脂，亦不滴。其松材理最堅，黃色，如栢，少脂，在在之。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草多蒼蔚，蒙茸，作草多蒼蔚，其蒙。

松有二種，其結子者，皮不甚厚，枝葉上雙。小者，盡以駕溪澗之橋。大者，乃以柱廟堂之石。凡一路有水處，皆旋取松架橋，削其枝為欄干，取其葉左右障土，近實山館一溪名曰豬澗，澗二十餘丈，亦以是架之。其為梁棟，亦罕得直者，若樓柱，亦上下二段各為之。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左右障土，作左右障上。豫章本，皮不甚厚，作皮不甚缺。隔年乃可取，作隔年乃得取。削其枝，作稍其枝。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潤，作潤。豫章本，豬澗，作豬澗。其為梁棟，作其得梁棟。各為之，作合為之。

此則其種類不同，而為用亦合有適也。五金莫究所產，最多者銅。地產銅，最堅，而以此為之，即華所謂高麗銅也。

和刻本同，勝覽本、豫章本、合有適也，作各有適也。豫章本、各為之、作合為之、最堅而赤，作堅（缺）而赤、箸、作筋、即華所謂、作（缺）華所謂。

五色各隨所用，所禁者紅，以王服御皆紅，故禁之。五味則醴醬為多，五聲則音韻莫通，其有

二樣讀書則平聲似去，如以星為聖，以烟為燕之類，常語則多，類女直，甚至以一字作三四字，呼者如以八為也，得理不之類是也，以一字作二字，呼者尤多，如以父為阿必母，為額髮之類，為志所稱者，狼尾之筆，一統志載，所產有狼尾之筆，其管小如箭，長寸餘，鋒顯，圓，詢之乃黃鼠尾所製，非狼尾也。

古活字本、勝覽本、豫章本、錄顯、圓、作鋒顯而圓、和刻本、錄顯、圓、作鋒顯尖圓、勝覽本、類女直、作類女真、豫章本、以烟為燕、作以烟為燕、常語則多、類女直、作常語則女直、呼者、作呼之者、以八為也、得理不、作以八為之、得理不、

為武所尚者，樺皮之弓，弓比華制稍短，然其發箭，布織以麻，而以苧名者，蓋出傳聞之誤，紙造以楮，而以繭認者，以其搗練之工，舊皆傳其國所出之紙，為繭造，至乃知其然。

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豫章本、予嘗以大試之、作予嘗以火試之、豫章本、然其發箭、作然正發箭、以苧名者、作以白名者、傳聞之誤、作傳聞之誤、製造工耳、作製造工耳、布之精以細密如縠、紙所貴在椿束如筒、傳油則可禦雨、其厚紙有以四幅為一張者、通謂之油席、其自視亦不輕、連幅則可障風、隨處皆以白布為障幕、陸行則以馬馱之以隨、

和刻本同、古活字本、勝覽本、所貴在椿、作所貴在椿、油席其自視、作油席其自視、豫章本、布之精以細密、作布之精者以細密、如縠、作如谷、所貴在椿、作所貴者在椿、為一張者、作為一張、謂之油席、作謂之油單、其自視亦不輕、作其自視一不輕、以白布為障幕、作以白布為帳幕、以隨、作以隨行、

今則果下之馬亦無三尺，文獻通考、謂其國人戴折風之巾、男子巾、如唐、今男子皆戴大帽、惟王都為王舉與者、戴六角已細軟巾、六角皆綴白綿毳、穿紫

胡質領、足躡尖頭皮履、儼如所畫騎馬之姿、官意當時所服必皆如此、故云如唐、古活字本、和刻本同、勝覽本、六角已細、作六角已銷、翠紫緝質領、作翠紫緝質領、如所畫、作如所畫、豫章本、今則非昔果下之馬、作今則非昔果下之馬、折風之巾、男子巾、如唐、作折風之巾、如唐、皆綴白綿毳、作皆綴白綿毳、紫緝質領、作紫緝圓領、又一統志、謂百濟國出果下馬、其高三尺、果下可乘、今百濟國之境、正在揚花渡之南岸、去王京不過二三十里、詢之云、久以無產矣、但其國中道路所見、馱物之馬、雖不止三尺、然比中國之馬差小、意者其種類也、姑記以俟、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豫章本、揚花渡、作揚花渡、勝覽本、久以無產、作久而無產、豫章本、久而無產、作久已無產、姑記以俟、作姑記之、惟有五葉之蓼、滿花之席、五葉蓼即本草所謂新羅人蓼也、滿花席、歲貢闕庭、時供上國、百二十年來、其蒙晉接之駢蕃、雖曰本乎聖明之所錫、而亦由其琛贄之絡繹也、嗟夫六義有賦、惟取直陳、

古活字本同。和刻本，惟取直陳，作惟直陣。勝覽本，黃而栗，作黃而柔。豫章本，黃而栗，作黃柔。比蘇州者更佳，作比蘇州更嘉。

泱月經行，詎得其真，矧予以襍綫之菲才，不異乎滄海之纖鱗，乃能運筆端之造化，寫六合之同春，惟不敢厚誣於見聞，或庶幾不媿於諮詢。

古活字本和刻本，勝覽本同。豫章本，惟不敢厚誣，作惟不欲厚誣。不媿，作不愧。

晉山蘇相彥謙之出按湖南也，示余一編云：董學士越，嘗奉使我國，著此行于世，余常患其傳之不廣焉。一日偶於柳灌之之所得之，退而閱之，則吾東方風土文物之夥，雖未必盡出於無訛，而可見我國盡忠於上國，而上國尊遇我東方之盛意也。况文辭之美，直造乎風雅之域，而鼓舞於千載之下者乎。遂囑余鈐諸梓，藏于帶方郡齋。嘉靖辛卯春，永順太斗南書。

和刻本同。古活字本，豫章本無。

董越遺文

董越遺文 (皇華集抄出)

入東國來覽途次山川時有所得至晚輒復忘去偶記一二用錄求教董越頓首黃門王先生。

車輦館蟠松

偃蹇槎牙出道周層霄白日見蟠虬炎蒸謾逼三庚伏爽氣常從六月浮青蓋曉隨天使節驚濤夜泛海門舟掄材會上徂徠頂回首丘山憶萬牛。

郭山孝女

曾讀文儒孝女詩久知東國重民彝死生已落千年夢表樹猶存三尺碑雲鎖北山天漠漠水聲南澗草離離經春使節還過此欲繼前人覺思遲。

新安館卽事

弭節臨山館張燈夜燕時通言雖用譯卻樂不煩詩館伴先知禮從行亦有儀因思聖明化元不隔藩籬。

渡大定江

董越遺文

過盡崔嵬幾日山，馬頭驚喜聽潺湲。澄涵上下碧千頃，橫界東南玉一灣。搖曳正聯青雀渡，驅馳不似白鷗閑。滔滔莫道渾無以，曾共仙槎萬里還。

登百祥樓

晴川高露碧崔嵬，此日登臨亦壯哉。水漾鳧波清且淺，雲隨鳥翼去還來。一簾香霧濃陰合，三面青山卷畫開。使節東歸應指日，與君重上醉餘杯。

黃門足吏曹詩意似絕，而實有天然對偶者存。因續貂尾，以紀一時。塵迷墟莽須滋泥，暝落林花足品題。拂曙山巔定紅日，行人休聽鷓鴣啼。

三月朔，安興館遇雨，予將促行，許吏曹命譯者苦留，且屢有天教好雨留佳客之誦，因摘爲六言七首，用博一笑。

煌煌使節東指，戀戀丹心北懸。阻客勿驚朝雨，舉頭欲問青天。去去敢辭體倦，行行恐負邦交。漢署編摩久待，周南留滯誰教。君門雨露同承，客路冰霜共保。從教百稱能留，不似一行尤好。承恩獨愧尋常，計日兩經三五。夜來客館衾褊，夢斷林臯煙雨。幾日長亭車馬，三春高閣置郵。怕聽山中格磔，愁聞柳外栗留。山頂全無斥埃，林間只見人家。風物撩人不盡，壺觴勸客尤佳。簷前急雨翻盆，頭上濃雲潑墨。主人想已禱祈，愛我於焉嘉客。

中書君已老而禿，甚不奏功。況值我疾行，殊無好步。二妙之來，益見涇渭，聊以答意。諒不外也。越又頓首黃門王同事先生。

次喜晴六言疊韻

簷外飛絲已斷，山顛瀑布猶懸。愁殺悠悠去路，忽瞻蕩蕩遙天。二月風光已過，暮春節候初交。迢遞沂濱莫到，馳驅箕甸從教。從來行止非人，明日陰晴未保。不於客路懸情，豈識斯言最好。寒雞喔喔聞三，戍鼓聲聲報五。夢回青草池塘，腸斷綠荷風雨。雨樹已爲晴樹，前郵又作後郵。最愛肩輿便捷，不教半步遲留。短見每憐渠輩，大方今屬君家。話久精神倍爽，詩來楮墨尤佳。遙遙緩步安車，落落客卿子墨。青山謾笑行人，何處獨無愁客。

平壤城謁箕子廟二首

象箸當年託意深，臺池那復救荒遙。誰云被髮佯狂態，不是捐軀獻靖心。禹範一篇陳大道，東人千古仰遺音。偶成歇馬瞻祠廟，桂酒椒漿且一斟。玉馬西周不共朝，冠裳東國儼清標。高風謾說凌三代，遺教猶聞守八條。廟古松枝惟有鶴，林深桑柘已無鴟。驛程旌節三春暮，幾欲臨風賦大招。

渡大同江

朔風吹上木蘭舟，倚棹停杯看碧流。汀樹帶煙迷渡口，漁蓑衝雨傍磯頭。冰盤
脍斫銀絲細，石鼎茶翻雪浪浮。已遣前驅戒行李，一尊仍爲主人留。

登浮碧樓

傑棟層簷出薛蘿，凭高一望意何多。遠峯秀聳郎官筆，斷岸斜穿織女梭。江雨
釀寒來樹杪，嶺雲分暝落巖阿。悠悠不盡登臨興，又上蘭舟聽棹歌。

穿雲尋石磴，衝雨上高寒。樹色凌飛翼，江聲入畫欄。誰教風力峻，自覺酒腸寬。
黃鶴磯邊意，分明付大觀。

松林晚照次韻

盤礴松陰坐翠微，隔林斜日亂煙飛。江南三月無邊景，到此偏傷未拂衣。

登鳳山樓一絕

鳳山樓頭坐日斜，煙橫雉堞迷歸鴉。春深晝靜人不到，開徧滿林桃杏花。

初七日出黃州道上遇雨

初旭輝輝暎旆旌，馬蹄蹀躞望東行。看山未久還蓑笠，始信春無三日晴。
雨滴松根如夜漏，雲蒸山腹似朝炊。麥歧已綠鶯花老，春去行人尙未知。

悠悠駟騎催明發，道上牛車已沒桑。林深鳥語似笑人，連叫數聲泥滑滑。

古道羊腸驚百折，輿人十步九蹉跌。水濱木末憶少陵，此語似緣今日設。

行人跋鼈出後先，新路黏響更沫涎。望煙疑與前驛近，却是燒畬人種田。

平生不識行路難，東來况值多晴乾。泥塗今日何所似，百丈牽船上急灘。

道旁初見耕水田

道上潢污沾馬足，原頭青草沒牛蹄。十年迢遞鄉關夢，今日初看輓負犁。

曉起辱黃門王先生見示道次炮磨古作，走筆奉答，蓋亦以嘉主人之禮也。

行厨具午餽，設幕如張網。肴珍羅滿前，費直幾綰鐘。馬頭見僮俛，此事驚已往。
坐久聞庖丁，忽鼓鸞刀響。白茅藉一物，瞪目且員穎。云是周南膾，味美勝熊掌。
解剝既迎刃，傳火仍貫杖。悠哉賓主情，樂矣山泉賞。芬芳入尊俎，下箸忘揖讓。
厖然野水麋，未許徒爭長。金盞北海脍，石首明州鯨。唯甘久住人，有時勞夢想。
雖能少咀嚼，殊覺多牽羶。爭如此割鮮，雋永愜吾黨。三驅如有獲，更向箕祠響。

三月七日，董越在龍泉館，錄似吏曹許公足下。

初八日，自龍泉館東行，見水濱一石壁，儼如屏狀。

路出清灣見石屏東風亂點雨苔青鍊餘五色憐媧女移近三韓感巨靈灌垢
豈勞南澗水凌空宜勒北山銘憑君更假如椽筆記我星輶此日經。

承示鵲遊雉佳作用次奉答董越頓首司諫王公同事

朝飛有雉聞鵲雄文采煥爛晴霞紅濛濛山霧濕欲落振羽已離深樹叢與人
幾度懷束縛原野蕭蕭正恢郭臂上蒼鷹未脫條草中珂馬猶嚙嚼鷹兮一奮
擊搏威移時落羽驚紛飛惟知眼底空花亂忘却山中野啄肥相催豈待鼓頻
擊掩耳不遑愁露蘆雲邊殺氣朝稜稜空裏血光寒滴滴獲來已足充賓筵野
水何須更擊鮮炙肉庖丁未沾口朶願童子先流涎三穴曾聞避狡兔原頭逐
草空繫狐得似高飛一奏功行厨几案驚班布湯浮蠟眼毛已燭盤出水晶更
着鹽題品已歸司諫手芬芳更落參軍髯瓠葉詩篇歌獻酢行葦佳肴說脾臟
主人好客似當時嘉會何曾待期約未行先已念離羣憑謝江東樹與雲迢踈
謾憶江都相俊逸須懷王右軍

三月十日在安城館漫錄

連日途次雅意譯者多不能通彼此誠不能無恨然處近復來傳用樂一
事極知諸君克體賢王愛客之誠但吾輩之辭誠亦有說恐譯者復踏前

轍鄙意莫通因成一詩錄去將命諸君子惟亮之。

宮懸久已撤宸旒爲屬先皇過密秋風草固應同遠邇管絃何必雜歌謳閑情
讓與司空慣禮度會如東國優自古初筵歌秩秩無過主獻與賓酬。

三月望日成均館謁宣聖廟

碧山如畫對庭階一水環流見聖涯漾漾藻芹多士采悠悠風月四時皆久知
道化同元氣不異炎荒與雪厓仰止俛墻今白首坐忘渾未識心齋。

坐明倫堂喜諸生進退式禮

子佩青青綠樹陰百年王化被來深文章已變西峴體絃管應遺太古音碧藻
春風隨杖屨扶桑初日暎璆琳東藩久說衣冠盛聲實相符見自今。

三月望日登漢江樓

突兀層樓倚漢江東來形勝訝無雙晴連蜃氣迷三島寒送潮聲上八隴螺髻
拂雲山疊翠鷓絃鼓夜石流淙凭高自古偏能賦此日慙非筆似杠。

是日國王預遣二承旨於樓中設宴生見風水成文用賦一律

凝睇大江濱樓高礙白雲地山謙受益風水渙成文隱約蘊巖窟驚飛鷗鷺羣
衣冠樂嘉會不覺到斜曛。

泛漢江

連艦泛中流，蘭橈蕩不休。長風翻雪浪，遠樹眇晴洲。帆影尊前落，山光鏡裏浮。煙波名利客，得似載虛舟。

漁舟絡繹獻魚，戲詠用博同遊一粲

臂袒鬢還蓬，擊舟各獻功。望迷空碧裏，心在有無中。雨纜閑芳芷，煙蓑繫短篷。尊前權受賞，絕勝問郢筒。

楊花渡

星斗遙隨漢使槎，又從古渡泛楊花。晴洲芳杜迷青柳，淺水輕鷗漾白沙。十幅蒲帆商客棹，幾株煙樹野人家。長風萬里將乘浪，笑指扶桑路不賒。

晚登望遠亭

日斜猶上最高樓，光景流連笑不休。堤柳嫩含江樹暝，渚煙輕逐野雲浮。凭欄不入平生夢，秉燭真成此夜遊。歸路火城看漸近，銀蟾初放海東頭。

三月十四日晚眺太平樓次王黃門韻

長途日日催輪蹄，風花過眼忘品題。層樓向晚試縱目，連薨接棟皆羣黎。東風滿園桃李放，落日數峯煙霧迷。夜深就枕驚一覺，東方喔喔聞晨雞。

戶曹鄭判書在太平館與予相處者五日，茲當戒行，詩以識別

黑髮蒼髯美丈夫，清談娓娓步于于。晚風洪水看脩竹，曉日高岡見碧梧。候館詩篇陪使節，東藩邦計重司徒。文園病渴偏能賦，倚馬從人笑鶴癯。

三月十八日宿碧蹄館

使華前度慕山溪，去意駸駸望眼迷。草木無情應喚我，風光隨處不留題。歸裝尙擁青油幕，去馬仍翻碧玉蹄。始信鴻飛定遵渚，雪泥蹤跡任東西。

去日初見梨花，歸時搖落殆盡，用紀一絕

去日棠梨葉未舒，重來香雪滿庭除。帝鄉回首三千里，纔是東歸發轍初。

重經坡州館午膳

歸路坡州一住驂，滿前風物似江南。林鶯隔樹聲初滑，階蟻經春戰未酣。躑躅猩唇飛冉冉，餘醪香雪落毵毵。前驅笳鼓頻催發，鄉思撩人正不堪。

宿東坡館

玄菟地與岷峨隔，大蘇此地無行跡。高門巨扁偶然同，草木山川便生色。坡陀延迤青松陰，名按方隅豈自今。楊梅不是脩家物，孔雀元非宣聖禽。山高蒸雲山霧濕，來時曾戴東坡笠。夜深不誦東坡詩，地靜恐驚山鬼泣。遙遙歸路扶桑

曠、深夜梨花閉重門，新詩聊與紀遭遇，豈同安石閑爭墩。

金郊館午餉

亭午憇金郊，初當春夏交，花香蜂釀蜜，樹古鵲成巢，入饌先炮雉，彎弓不射麋，紛紛楊柳絮，大半落庭坳。

龍泉道中

高山疊石渾如聳，澗水綿紋還似皺，谷風習習黃鳥啼，花霧冥冥雄雉雊，長天落霞舒錦繡，荒榛鞠草留巖竇，急投舊館問龍泉，暖氣着人如中酒。

劔水館午膳

小憩傍林花，山深日未斜，落紅驪蟻穴，宿藥亂蜂衙，石窟藏蛟蜃，泉流闕鑿鉅，此中有佳氣，誰與報張華。

承以登山臨水送將歸爲韻見贈用和答意

離懷羈思浪層層，欲寫應須族刻藤，已似煙波輕泛泛，敢辭山路遠登登，僕僕奔馳數月間，每勞流水洗塵顏，司空席上已無樂，錦瑟何須怨義山，二十餘年忝士林，傾葵敢負一生心，要知屋漏還無愧，白日青天共照臨，東來使節幾千里，祇有風光解人意，人獲五葉不教齊，到處長流半江水。

平生好客誰題鳳，日日竹林來二仲，鴨江冰泮始相逢，鶴野風清又勞送，簷花細雨陪夜長，亦有新詩題草堂，行行應不笑予矯，歸橐蕭然何所將，草深冥冥花片飛，山高落日行人稀，春光有期思無盡，令人到此憺忘歸，三月二十三日，在劔水館午餉，正使董越，橐復吏曹許判書足下。

重登鳳山樓

平原彌一望，惟見鳳山州，屈鐵松枝古，連雲麥隴稠，橋橫芳草渡，人倚夕陽樓，不有詩篇在，真成夢裏遊。

予初道鳳山時，嘗與黃門王公，一登斯樓，口占一絕，遺許吏曹，漫不復記憶，又半月，予自東國歸，乘輿再登，則予詩已加災於木矣，念往事恍然如夢，因再賦此，庶不蹈前轍云，是歲之三月二十四日，正使董越又識。

重泛大同江

樓船重泛出通津，細細晴波漾麴塵，翠柳嫩搖絲曼娜，青山倒浸碧嶙峋，壺觴又勸歸來客，詩句難留過去春，却訝鳧鷗似相識，水濱鄉際往來頻。

重游大同江次韻

晴日鷗波好放船，正逢江岸柳飛綿，壺傾綠酒回青眼，盤出清冰碎老拳，沙脚

蒲芽抽白嫩，波心漁網躍鱗鮮。臨流愛看春山色，不覺令人坐屢遷。
東風客路怕遲留，底事蘭舟又泝游。煙暝稀微楊子宅，春光蕭瑟仲宣樓。蓬山
謾說無多路，尊酒聊憑散百憂。豈獨交情在今日，承明瑣闥分先投。

登風月樓次韻

東歸無處不登樓，獨愛西京百尺幽。月色滿空當戶入，風光四序接天浮。垂堤
翠柳啼黃鳥，貼水圓荷戲白鷗。明日長途又車馬，何妨今夕暫遲留。

次泛大同江韻

奔奔不爲促曹裝，葵蓂丹心戀太陽。楓陛正懷鳴玉遠，蘭舟又見引杯長。一春
花鳥隨雙佩，千里音書滯一鄉。幾上層樓舒老眼，楚雲燕樹兩微茫。

次車門樓韻

樹色波光半入樓，沿堤一徑更通幽。穿林野雉伴垂翅，入網驚鷹亂鷗頭。用是
堆刺物性謾勞爭巧拙，天機元不啜浮休。古今成敗還如此，紅粉何曾勝莫愁。

迎薰樓觀射

吏曹蒼頭能破的，博川健臂亦勍敵。兩州作伴美少年，手挽強弓勁五石。未論
百步解穿楊，每見雙鋒能貫革。草中豈無雄白額，雲邊正有高飛翼。憑君爲我

射歸來，夜雨尊前當燔炙。建州狂狐方暇息，時聞寇爾疆西北。明珠什襲莫輕
投，看爾立功歸絕域。

朝鮮司譯院僉正孫重根字崇本者，侍余太平館，又送至鴨綠江，循謹可
與，亦頗解事。臨行索詩，勉賦以答。

孫郎面頰眼紺碧，學得華言在東國。幾隨琛贄朝虞庭，豐草露華霑霈澤。聖明
天子出繼離，詞臣將命來東睡。仲春纔渡鴨江水，不久便賦驪駒詩。太平館裏
五日住，悠悠已得觀風趣。清尊會上漢江樓，輕舟亦汎楊花渡。東南賓主情意
濃，獨有音聲不可通。華筵相對坐終日，似隔雲山千萬重。時時賴汝一出口，彼
此方能一點首。桃李春風綠幕前，梨花夜月黃昏後。水母滄溟喜得鰕，殷盤周
詰從聾牙。象胥從古出絕域，始知今日屬渠家。

朝鮮司譯院僉正李生，名義，字集之。既逆予於鴨江，復侍予於太平館。茲
復送予出境，臨別索詩，用錄以似。

揅犂不解辨陸機，楚聲憑卷去聲人莫知。山川風氣自殊絕，方言何處獨無之。鴨
江東去玄菟國，密邇遼城非絕域。獨憐國語出流傳，相對使人懷扼塞。李生家
本住開城，觀光幾度朝神京。學成鸚鵡圓舌語，歸作宮商變調聲。我來奉使春

三月賓主相看似秦越，賴生時爲一相通。賓主情懷乃怡悅，驅車千里送我歸。再拜江頭乞賦詩，東方琛贄正聯絡，與生會有相逢時。

鴨綠江舟中留別許吏曹

匝月清尊又路岐，有情誰不重分離。正當揚厲鋪張日，不是流連倡和時。樓倚漢江曾赴約，山圍箕甸亦題詩。請看鴨綠江頭水，東去何曾有盡期。

重過開城，望聖居，天磨二山

數峯高聳碧天齊，俯瞰晴雲落日低。鼈背蓬壺凌弱水，仙家樓觀絕丹梯。長迷度海扶搖翼，應礙行空蹀躞蹄。安得羽翰生兩腋，直從絕頂一留題。

開城府

繞郭盡人家，清流帶白沙。松根纒歇馬，樹杪已聞鴉。細柳搖青線，新蒲長白芽。滿山紅似火，開徧杜鵑花。青山斜帶郭，東國有遺都。歲月驚流水，風雲憶壯圖。長空孤鳥沒，落日野猿呼。牖戶纏綿意，從今更拈茶。

三月十一日，渡臨津江遇雨

細雨臨津渡，斜風亂石磯。渚鷗輕泛泛，汀樹遠依依。入饌江魚美，充盤野蕨肥。主人留客意，惟恐薄言歸。

二十日，重渡喜晴

青山環綠水，旬日兩經過。柳暗迷旌旆，花明豔綺羅。酌泉偏覺爽，鼓柁已聞歌。欲泛星槎去，其如日暮何。

宿金巖館

金巖山館裏，午餉憊來時。飛燕斜穿幕，遊蜂亂養脾。風光重顧盼，花片已離披。無限撩人意，燈前一賦詩。

過興義館不入，六言八句

去日曾勞厨傳，歸時不駐驂駢。自笑日征月邁，誰云昔是今非。黃鳥休鳴伐木，行人方賦式微。屈指韶光能幾，東風花片飛飛。

過安城館不入

午煙吹散樹風微，猶憶東行日未西。當戶遠山雙鬢出，隔林好鳥一聲啼。江山已變歸來色，桃李還成舊日蹊。欲索冰漿消渴思，奔奔無奈促輪蹄。

生陽館

生陽枕山麓，前峯逼而陡。地位限方隅，其來亦云久。層樓四虛敞，不待開戶牖。雪月與風花，懸知四時有。所少在夾輔，如人縮右手。堪與家有說，爲問君憶否。

龍長要居左，虎短宜在右。二者畢竟無，有水亦足取。依大蘇石鼓文叶此館一西顧，有水來巖竇，始知造化機，不獨解藏垢。石中有寶玉，此理願君剖。

安定館

衝泥出平壤，帶雨投安定。藤蔓掛枯枝，煙火落林暝。來時曾午憩，過眼漫不省。同行老判書，指點說風景。沈沈動春酌，燈前亂人影。更進山參糕，又食松花餅。西京觀察使，索記屢延頸。正苦吟思慳，二事又兼併。譬如逢白戰，不暇持寸楩。幸能守廟謨，頗不怯鋒穎。堂堂陣可布，肅肅軍再整。但恐老兵家，笑人馬徒騁。頽然就一覺，東風吹夢醒。

重過肅寧館

山色如城繞，畫樓重來風景豁。人眸春歸碧樹閑，花落暝合空林倦。翼投黃犢臥雲青草長，野蠶成繭綠桑柔。催耕布穀聲初緩，屈指來牟又報秋。

清川江樓船

曲檻橋橫楯，紅亭葉撮蕉。蜃樓朝出海，鼉背夜乘潮。柳暗和煙渡，花開背櫓搖。陽春二三月，兩度送星輅。

三月二十八日，自東國歸，既渡博川，薄午又泛大定，喜而有作。

山水供遊目，江湖動客心。經春雙玉節，一日兩清漳。浪跡真萍梗，青山自古今。自憐非落魄，聊此一閑吟。

重宿嘉平館

仲春初晦日，山館憶停驂。樹色浮空翠，天光動蔚藍。官程催冀北，歸夢繞江南。使節重經此，柔桑已飼蠶。

渡嘉山嶺

亂石出松根，耽耽餓虎蹲。人行驚白日，鳥度怯黃昏。磐折無方軌，天通見一門。何須怨真宰，留取固藩垣。

雲興館午餉欲睡不可得

山腰候館落松髯，亂石崔嵬亦具瞻。孝女斷碑橫道左，孤城殘堞出山尖。閑雲片片方隨馬，細雨霏霏欲拂簷。徒倚莫由尋一榻，簷花應笑老江淹。

宿林畔館夜雨

樹頭樹底斷煙飛，村北村南共落暉。燈影微茫花影亂，泉聲隱約漏聲稀。沉沉良夜重開宴，寂寂空庭半掩扉。却憶詞家留好句，一宵風雨送春歸。

道中該補者十七首錄奉許吏曹

朝鮮太醫院承訓郎兼內醫院主簿曹生仲從吏曹許判書既逆予江上，復送至此，往還蓋一月餘矣，愛其執禮知書，且通華語，將別索予詩，謾賦以似。

文采曾觀上國光，華音通得語琅琅。鼎中未必無丹藥，海上從來有秘方。一月衣冠隨使節，三春花鳥入詩囊。活人會積陰功厚，聽爾馳聲向樂浪。

吊箕子墓辭。墓在平壤城之西北隅，予自東國歸，取道展拜，時風雨淒迷，不覺使人有泫然意，蓋秉彝好德所發，非勉強也，因爲辭三章以吊云。雲冥冥兮樹陰，雨濛濛兮山深。慰騶駢兮中路，瞻埋玉兮遙岑。石麟鬪兮苔蘚侵，一瞻拜兮淚沾襟。慨斯情兮曷以，不少問兮古今。吁嗟不死兮，維人之心。屹屹兮幽宮，胡爲兮自東。肇我封兮周武，不我好兮狡童。顧瞻遺墟兮，禾黍芘芘。沾丐殊方兮，一德同風。流千百世兮，伊誰之功。吁嗟三尺兮，封土宜崇。鼓坎坎兮，笛聲悠悠。酒欣欣兮，更進香羞。東人報祀兮，不爽春秋。冀神來遊兮，慰我夷猶。戒我東人兮，勿翦松楸。留此美蔭兮，永蔽斯丘。吁嗟此外兮，亦又何求。

遊葱秀山記

自寶山館西行可十里，有山焉，峭壁懸崖，下瞰流水，蟠松恠石，層見疊出乎谿。豁空洞間，石齒齒如餽餽，點以雨苔，巒以萬巖，危而欲墮者幾半，斜澗其中，若分資主焉。流水自北來，汨汨出石罅，激射濺沫，如跳珠振鶯，盤折而東，要不知其所止。今天子嗣統，予與黃門金陵王君漢英奉命頒朔，來東藩，初道此，時日已迫暮，與人狂奔赴館不可止，徒能一顧盼而已。夜宿寶山，方與黃門道所以適館，伴吏曹許判書假譯者道意謂頃者出山麓，欲留少憩馬，竟不能追，徒抱悵快，予因問茲山曷名，答曰：聰秀，遂與黃門定約，歸時必一小駐，以窮勝槩。吏曹喜甚，旬日，予二人自東國竣事，歸過寶山，日未亭午，吏曹請赴舊約，黃海觀察尹君亦以逆予至，遂與偕行。至則將事者已設幕道左，凡百皆具，時三月之二十二日也。二君揖予，就次當坐，惟見一竇豁然，餘皆爲流幕所障，予二人遂舍坐，西行數步，至湍急處，掬清流濯塵纓，仰見所謂斜澗者，分資主者，其西數峯蒼翠，削出如青葱，因謂吏曹曰：胡不易聰爲葱乎？吏曹曰：唯，一時從行者，皆跌坐石上，觀漁人取魚，有頃，聞山顛有笛管聲，予意謂谷應，黃門曰：不然，指以示予，則二卒已凌澗東，嶄然獨出之石崖，如猿猱狀，予二人不覺失笑，蓋出觀察意也。將就坐，暮已移水濱，庖人鼓刀，剝膾燂炙，以獻，魚之入饌者，大者如指，小者如箸，咸煦沫可矜，予二人遂命譯者決沙引流，隨次第所得，輒賞其中，爲

一石門聽其自縱移時無一留者因竊誦子產之喜得所景伊川之記養魚自是漁人亦解予意不復施數罟矣獻酬未既急景已西促肩輿行不數百武見羣峯獵獵東奔如風檣陣馬奇恠百出皆至葱秀而止又嘉茲山不獨巧於藏疾且能獨擅其秀而不多讓也夫自剛柔二氣盪摩融結隨勢成形而勝必因人殆有定數茲山之在東國不知其歷幾千萬年徒壁立水濱不爲過者所改視亦云久矣乃今倡於吏曹和於予黨使出日之域咸知茲山之易名自予始豈非所謂有定數歟然予實非假重茲山者使異日之繼此而至者多見品題與漢江楊花相爲伯仲則亦非盡無助矣既遊之夕宿龍泉予爲記黃門偕吏曹觀察皆有詩弘治元年戊申春三月既望賜進士及第欽差正使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經筵講官同修國史章貢董越記。

風月樓記

風月樓在朝鮮平壤城之東隅前臨通衢後瞰池水城闕候館夾峙乎東西一望巍然如人正襟斂容端坐雖箕踞跛倚欹斜四出終莫之能亂朝鮮西京之第一勝槩也西京亭館之留亦多矣大率皆隨山勢而爲向背其於所謂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可兼收並蓄而無所障蔽則有得有不得者焉斯樓獨能

兼有之宜其巨扁之留不于他而必于此矣歲在著雍涒灘聖天子以嗣大寶誕告多方越與黃門王君實有使朝鮮之命二月晦日道出平壤時陰魄尙未生明東風亦不甚和煦雖聞有是樓竊歎景與人不相值不一登也三月既望畢使事西歸行十日至平壤時館伴吏曹許君復以奉教送予出境預約西京觀察使成君倪具舟候予大同江上且請南泛入舊城尋箕子遺跡遂解纜自理巖亂泚水登車門樓循箕子所畫井田溝塗號直路者自南門入行數里至斯樓國王已預遣兵曹魚判書於此設燕燭再更乃徹具吏曹觀察亦就次予與黃門凭欄縱觀因竊笑曰斯樓名以風月不亦負乎始者予道此時景與人既不相值茲還車言邁風雨又復淒迷豈造物者於予黨乎少吝雖東方之風月亦恐不廉於取乎嗟夫蘊光風霽月於胷中者周子也吟弄風月而歸者程子也前哲流風洞視千古雖非後人所敢望其藩墻然囊衣在所當景惹菽在所當懲亦嘗奉遺教於是行以求無負於風月矣而造物之於人尙爾乎吝惜矧漫不加省者乎吾恐今昔良夜耳不得成聲目不得成色非徒在予黨以爲慊然雖斯樓亦必自悼其不獲遇賞音徒負乎其爲虛明四達矣遂相顧一咲是夜分榻樓之東西廂明日觀察因吏曹固請爲記夫大地以噫氣鼓盪乎萬

物大明以無私，必照於容光，隨所遇而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前輩固當以無盡藏名之，而在予黨，猶不能忘情於不相值者，亦姑記其時焉爾。有與無固不必泥也。吏曹清明可掬，觀察內秀而文，皆於風月無負者。東歸之日，重約一登，則雖不入予黨之賞音，而於所謂虛明四達者，亦庶幾乎其不虛有矣。樓榭始命名之歲月，在東國圖誌具之，茲可略。弘治元年歲在戊申春三月二十六日，賜進士及第欽差正使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經筵講官同修國史章貢董越記。

尙友堂詩序

朝鮮有清修好古之士曰許吏曹者，嘗作堂數楹，顏曰尙友，一時名能言者，既多見於詠歌，第未有爲之序者。今年春，予以使命至其國，吏曹實爲館伴，往還踰月，無日不偕。三月之晦，宿宣川郡之林畔館，明發戒行，乃以一刺來曰：下走遠人，雅辱不鄙，名堂之什，須待序以傳，失今不圖，則徒想玉堂於天上，庸可再得乎？予聞而笑曰：吏曹欲有及，胡不早圖信宿之期，恐難卒辦。吏曹曰：患不肩爾，肩則能容半餉乎？予因憶初渡鴨綠時，始與吏曹相識，嘗愛其雍容儀度，式禮罔愆，自是日與予相周旋，未嘗見其有厭敷意，爲詩音律諧暢，蕭然出塵間。

假譯語諮詢古今，聲聲忘倦，竊意東國有是人，決非怠於進修所能致者。今觀名堂之意益信然。夫自一鄉一國，以及天下，古人之論，發於亞聖，有志者未嘗不以是而驗其進修，然人之論向不同，宜其歸亦異。其自棄者則以爲我於鄉國，尙不能矧敢望友於天下，自畫者以爲我能友於一鄉，亦足稱善士矣。又奚必以一國天下爲，由是志日不進於高明，趣日淪胥於污下，謂今人不逮古人，未必不自此始。吏曹自少以有志遠大，聞於鄉，既歌鹿鳴上東國策名進士，積官至參政府長六曹，偉績英聲，傳播人口，其善友乎一國，既於是乎驗之，茲復得與予黨相周旋，則夫所謂友天下者，又似乎近之矣。然予實非天下士，而繆爲吏曹所取，恐不能逃宋人寶燕石之譏，必待其價重連城，冠絕玉府者，斯友焉。又恐率無可致之理，斯二者又將焉取衷耶？孟子曰：子歸而求之者，餘師，今東國圖書具載古人行迹，吏曹咸得讀誦而尙論之，宜其識趣之超卓，可追蹤乎古人，而不愧稱名臣於東國矣。然則雖不獲寶夫連城，而姑志喜於燕石，庸何傷於尙友乎？詩固不待序以傳也，重吏曹之誼不可負，於是乎言。弘治元年歲在戊申夏四月朔，賜進士及第欽差正使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經筵講官同修國史章貢董越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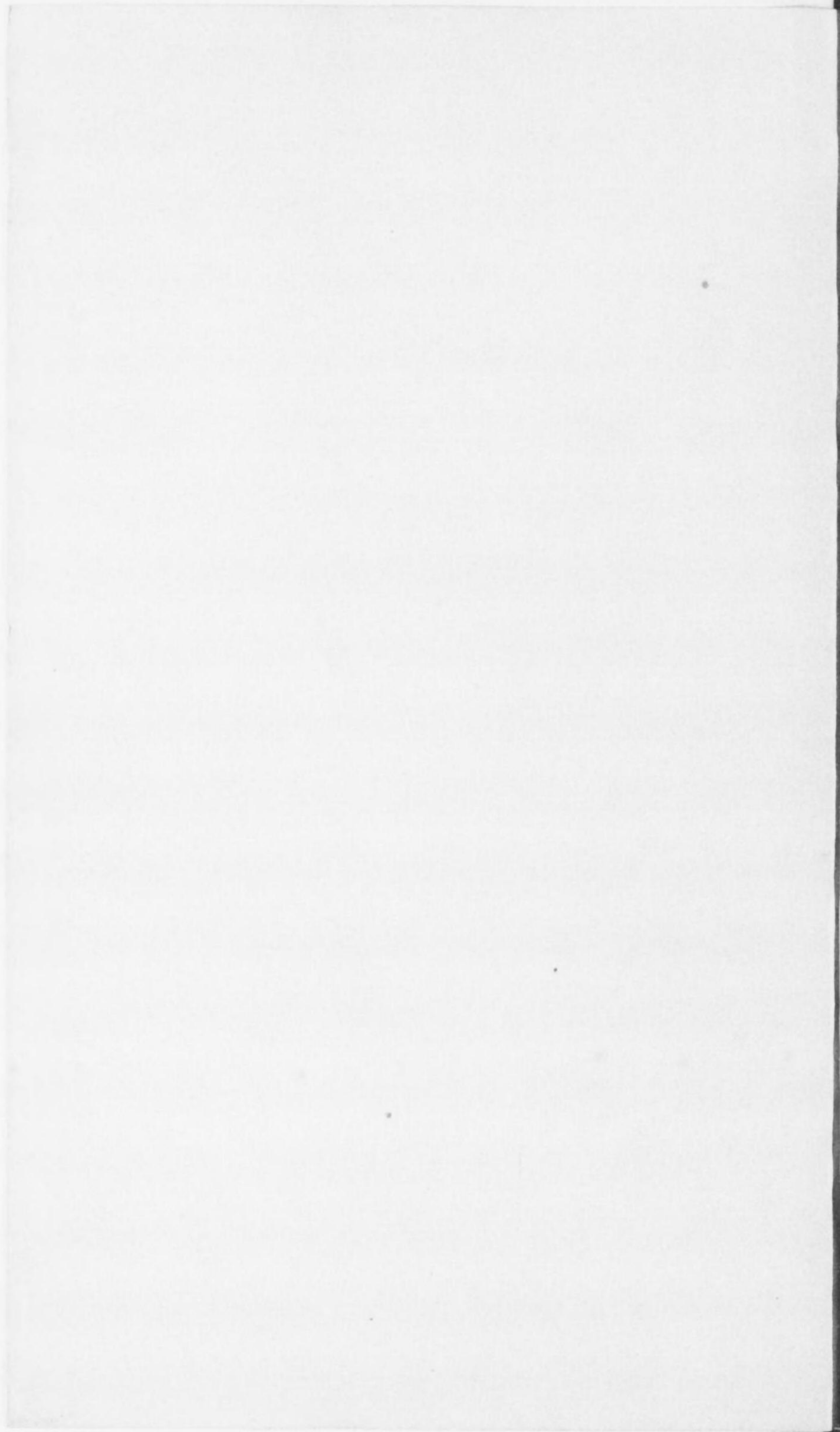
題申汎翁文集後

右申汎翁文集二十卷其孫成均直講從漢所輯也汎翁仕朝鮮自右弼善歷禮曹判書積官至議政府領議政以功封高靈君凡一國辭命皆其手而輔養翊贊之功尤多年五十九卒予嘗讀先達倪文僖公使東之遼海編見東國倡和詩什獨愛汎翁詩格學唐人詞賦得騷體文章機軸不出諸大家竊意其涵養精進必與年俱故能如此予使朝鮮首訪其後得從漢焉始知汎翁當文僖出使時年尚未壯而芳潤之漱於藝苑者已若是乎其動人宜其終之造詣獨能復出流輩而假然國華也其致位通顯垂裕後人良非幸矣汎翁平生所作甚多散佚者過半今所存雖止此譬之春林芳葩但得其一二而化工生意固具在矣從漢其寶而傳之時弘治元年歲在戊申四月四日賜進士及第欽差正使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經筵官同修國史章貢董越題于義州之義順館

朴希仁字辭

朝鮮禮賓寺直長朴生增榮自江上侍予往還踰一月嘗愛其循雅端謹且善書得松雪遺意臨別來求字因之曰希仁且為辭以勉之

天地之性維人為貴厥貴伊何五性具備五性之德仁為爵尊舍之則亡養之則存存則為榮舍則為辱欲永其存惟在乎熟聖賢則熟學者則希字爾希仁維其勉之弘治元年龍集戊申夏四月四日賜進士及第欽差正使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經筵官同修國史章貢董越書于義州之義順館



天
地
人
三
才
之
理
也
其
理
之
精
也
其
理
之
微
也
其
理
之
大
也
其
理
之
小
也
其
理
之
遠
也
其
理
之
近
也
其
理
之
高
也
其
理
之
下
也
其
理
之
深
也
其
理
之
淺
也
其
理
之
廣
也
其
理
之
狹
也
其
理
之
長
也
其
理
之
短
也
其
理
之
多
也
其
理
之
少
也
其
理
之
繁
也
其
理
之
簡
也
其
理
之
難
也
其
理
之
易
也
其
理
之
玄
也
其
理
之
顯
也
其
理
之
幽
也
其
理
之
明
也
其
理
之
暗
也
其
理
之
清
也
其
理
之
濁
也
其
理
之
白
也
其
理
之
黑
也
其
理
之
紅
也
其
理
之
藍
也
其
理
之
黃
也
其
理
之
綠
也
其
理
之
紫
也
其
理
之
粉
也
其
理
之
灰
也
其
理
之
白
也
其
理
之
黑
也
其
理
之
紅
也
其
理
之
藍
也
其
理
之
黃
也
其
理
之
綠
也
其
理
之
紫
也
其
理
之
粉
也
其
理
之
灰
也

終